

太行山上那片林

谭国伦



情系绿水青山

巍巍太行，铁骨铮铮，处处都是坚毅和刚强。

马三小，一位无腿的退伍老兵，在太行山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坚持种树二十三年。他以坚强不屈的精神，为这座山增添了一抹抹新绿。

夏季的太行山，阳光炽热，绿色鲜亮耀眼。我们一行人来到河北石家庄井陘县秀林镇马峪村，拜访马三小。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双腿装着假肢，银丝满头，脸上刻满多年风吹日晒的沧桑，眼中却闪烁着坚韧而动人的光彩。

马三小带我们去看他的几片树林。树林位于他家附近的山坡上。到了山下，马三小麻利地将假肢摘下，戴上防护手套和护腿棉套，右手拿着一把镰刀，左手拿着一把小耘锄。镰刀是用来“开路”的，在他上山的路上，常会遇见拦路的荆棘，他用右臂反手砍伐，将灌木扒拉到两边，开出一条可以爬行的路来。

看到马三小趴在草地上，慢慢前行时，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：他原本是一个高大挺拔的人啊！此刻，他匍匐向前的身影像，虽然低矮、缓慢，却坚定、无悔。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战士在战场上匍匐着战斗！

马三小为何投身这场“战斗”？这要从他的军营生活说起。

1969年秋天，马三小高中毕业，从家乡来到福建某部参军。他认真学习，刻苦训练，很受战友们认可。部队选他去支农，他白天和村民一起插秧，晚上组织村民学习。一天，马三小的右小腿肚子被一只大蚂蟥咬上了。他没当回事，随手将蚂蟥拔了出来——缺乏在南方生活经验的他哪里知道，这种做法后患无穷。没多久，马三小在运动时突然跌倒在地，站不起来了。

战友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一检查，竟是因为蚂蟥咬伤处理不当，患上了败血症。病情严重，马三小在医院一住就是四十多天，在右大腿和右腋下做了两次手术，至今伤疤还清晰可见。大病加上手术，严重损坏了马三小的健康，最后，他满怀遗憾地办理了退伍手续。

1973年，马三小回到家乡。回家后的马三小成为乡里的代课教师，干一行爱一行的他，勤奋钻研教学业务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，在全乡教学考核中多次获得佳绩。离开教育岗位后，他很快又在经商上闯出一条路来，不仅成功致富，还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。每天晚上，马三小的家就是村民们的“文化娱乐中心”。

就在马三小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时，那蚂蟥的遗毒并没有放过这个勤奋的人。他的病情恶化，又患上了极其严重的脉管炎，右小腿被截肢。马三小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住仅存的左腿，但病魔无情，到了2004年，左腿也不得不被截肢。前前后后，那次蚂蟥咬伤让他住院十一次，动手手术九次，曾经殷实的家庭变得债台高筑。妻子和孩子们看着马三小遭的罪，心痛不已。

被病痛折磨多年的马三小痛苦彷徨，一度心情压抑。但他始终记得部队首长的一句话：“军人面前没有困难，只有战场，绝不能做逃兵！”对呀，他是退伍军人，也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，他不能倒下，家庭需要他！孩子们需要他！他不能让一只蚂蟥打趴下！

坚定了生活信心的马三小，找到了新的人生寄托——种树。

服困难去种树应该没问题。”

病情一稳定，他就找到村干部，希望义务看护村外一条沟渠，条件是可以利用集体的沟边、路边、荒坡荒滩种树。村委会也知道马三小家极为困难，按照国家关于村民垦荒种树的相关规定，约定马三小种树收益全部归他本人所有。村委会的支持，让马三小时隔多年再次看到了致富的希望，看到了美好生活的盼头。

但是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买树苗的钱从哪来？马三小就去捡废品，五毛一块地攒起来，买了几十棵树苗运回来，托村里的年轻人帮忙扛上山。

马峪村地处太行山腹地，举目四望，漫山遍野都是石头。在这样的石头山上挖坑种树，对健全人来说都是一桩苦事，更何况一位残疾人？刚开始，马三小还有一条好腿，在单拐的辅助下，挖坑、植树、培土、浇水都还勉强可以。第二条腿被截肢以后，无腿的他看到三个孩子还没有成家，决心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榜样。他要用行动告诉孩子们：没有过不去的坎！

就这样，马三小开始了他“无腿植树”的艰难历程。每天早上，马三小5点起床，装上假腿，在双拐上绑好撬棍、铁镐、铁锹等总共几十斤重的工具，拄拐步行去植树点。最远的植树点，他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。后来有了社会捐助的残疾人车，赶路快了许多，但车上不了山的，到了上山的路口就要把这些工具卸下来，捆绑在后背上，开始“无腿的攀登”。

上坡时假腿用不上力，马三小便把它们卸下，给假腿绑上棉套。当兵时的底子还在，上坡时他一路匍匐前进，下坡时就用手和屁股撑着，慢慢往下挪。手套几天就磨坏一副，即便他如此小心地保护手指，还是受了伤。病情令他手上的伤难以愈合，右手小拇指最终也不得不截去。

种树要先挖坑。用镐先刨，再用锹一点一点往外铲，不好铲的碎石就用手挖出，要是碰到大块石头，就只能用钢钎一点一点撬。辛辛苦苦挖一天，才能挖出三四个树坑。下雨天更难，山上无处避雨，要想下山回家躲雨，对马三小来说得花一个多小时，怕是人没到家雨就停了。他索性冒雨接着干。老伴王雪瑞有一次去给马三小送伞，眼前的情景让她心疼不已：“他坐在泥浆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像个泥猴儿，还在那儿忙活。晚上回到家赶紧给他烧姜汤，生怕淋感冒了。”

春天是一年植树最好的季节，那时马三小也最为忙碌。夏天种柏树，秋天种杨树，余下的时间，他就多创些树坑，为来年春天植树做准备。春季浇水尤为重要，任务繁重，马三小的三个孩子同老伴一起上山帮他。他不忍心看那些辛辛苦苦栽上的树木缺水死掉，那可都是马三小的年华和血汗啊！

初次听说马三小的事迹时，我的内心除了震撼，还有对于种树细节的诸多疑问：水是怎么浇的？难道他背着一棵树一棵树去浇吗？他爬行又怎么背水？虽然孩子们在大规模浇水时可以帮



他，但缺苗补苗的时候呢？

当我们跟随着马三小爬上山坡，看到这成片的树林后，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。

在种树这件事上，马三小展现出的智慧令我叹服。他在植树之前，会先围绕山坡，开垦出一层层平的“梯田”来，用石头围住，然后填土，筑成沟槽状，再在“梯田”上挖坑植树，宽的地方可以种两棵树，狭窄的地方可以种一棵树。那与其说是“梯田”，还不如说是一条条宽窄窄的沟渠，一层层地盘旋在山腰上。所以我们在山下看到的树木，也是一层层错落着。面对这些“梯田”，马三小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。

马三小头几年种树时，充分利用了井陘县多年前开凿的绵右渠，这条人工渠就像一条白玉带绕着太行山间。马三小给树浇水时，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子和一个大碗，组成简单的引水设施，将绵右渠的水引过来，这样便能顺着“梯田”的地形，灌溉比绵右渠地势低的林地。浇水的过程也伴随着风险，马三小为了引水，几次掉进激流涌动的绵右渠里，有一次甚至被冲到十几里外的渠水出口。好在他会游泳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后来，有爱心企业受他感染，捐资打了一眼机井，铺设了管道。水可以上山了，马三小才脱离了对绵右渠的依赖，把树种到了更高的山坡上去。当然，他还是先修“梯田”再挖坑，再植树，一排一行十分整齐。

就这样，修“梯田”，挖树坑，种树浇水，马三小全年都有了安排。冬天只要不是严寒冻土时节，他都会出现在那个山坡上。房前屋后、村前村后、沟谷底下、道路两旁，那一片片浓密的绿荫都是马三小这些年种下的。

坐在树林中的马三小，深情地注视着每一棵棵树，就像在凝望他的战友。在他给树修整枝丫的时候，我们去四里地外的南坡，寻找马三小当年种下的第一棵树。

到南坡没有可以通行的小路。我们下到谷底，再攀上对面山坡，一路上“披荆斩棘”，生怕划破衣服和身体，不禁再次感叹：我们正常人都难以顺利到达南坡，失去双腿的马三小竟能把树种上去！好不容易登上高坡，只见七棵大杨树并排屹立，树的根部有一条沟槽，水流进沟槽里就能把七棵树都浇透了。看来，马三小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，就已经谋划好了科学的种树方式。

这七棵树，我们分不清哪个是第一棵，但每一棵都已经有人搂抱之粗，排列整齐，如同马三小整训出来的一队士兵，显得生机勃勃。

靠着这满沟茂密的树木，马三小当



图①：通往马峪村的路旁绿树成荫。

图②：劳动中的马三小。

图③：马三小在他种下的树林中。

图④：图③均为王保龙摄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初种树致富的理想实现了吗？

2008年，马三小的故事被电视台报道，他很快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，其中最受用的是县林业局免费提供的树苗。与此同时，他种下的第一批树也成材了。有木材商听闻后赶来收购，出价不低，马三小却给找上门来的人们一个相同且干脆的答案：“不卖。”

为什么？马三小说：“因为这些树，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心，如果我再把它们给自己换钱，就太不应该了。退伍老兵的待遇也越来越高，我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，知足了。”他决定，以后要将树木全部捐献给国家。

这个决定，他几次在电视采访中讲过，对来看望他的县市领导说过，还多次找到相关单位，说起捐树的事情。相关单位的领导让他先继续种树，手续以后再再说。马三小反复讲，树虽然是他种的，但那山是属于国家的，那绿色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属于太行山这片土地的。



夫妻豆腐坊

车永金

步行一段上坡路，就到那家豆腐坊了。豆腐坊门朝着大路，方便人们购买。热气憋着一股劲似的，从门口上方往外涌。

我站在门口，透过浓浓的热气，见一位中年男人两手握着木架，在晃豆腐包。一位年纪相仿的妇女拿着瓢，从锅里往豆腐包里舀豆汁。乳白色的豆浆瀑布似的，流进下面的缸里。

听见我的脚步声，那位中年妇女说：“您稍等会儿，马上弄完了。”几分钟后，她腾出手，过来招呼我。我说：“来两块豆腐，听说这儿的豆腐好吃。”她掂了两块豆腐装进塑料袋递给我，扯下肩上的毛巾，擦擦脸上的汗，笑着说：“好吃不好吃，您吃了自然知道。”

回家后，我细看那豆腐，白白嫩嫩，有股浓浓的豆香味。小葱拌豆腐，豆腐略带余温，我夹一块放进嘴里，不凉不热，清爽滑嫩。常吃豆腐的人知道，豆腐要是做嫩了，不禁火，一炖就碎；做老了，固然炖不碎，但吃着发硬，不软嫩。剩下那块豆腐我中午炖着吃了，没有炖碎，放了一上午，竟然还是那么鲜嫩、好吃。

过了两天，我又来到豆腐坊。趁着中年男人休息的当口，我和他攀谈起来，知道了他姓赵，今年五十六岁。老赵指着那女人说：“这是我爱人，姓田。”夫妻俩来自农村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儿子在大学读书。此时，买豆腐的人渐渐多了，老赵站起来，与爱人一起给客人拣豆腐。他忙一阵歇一阵，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“过去，我在农村老家，每天都做豆腐。放在推车上，前后村转一圈，就卖光了。豆腐渣还能喂猪，日子也算过得去。”

“可后来，村里人少了。进城打工的，陪读的，看孩子的。人少，买豆腐的就少，豆腐当天卖不完，剩一半，不挣钱还赔钱，我就不做了。当时，孩子都在读书，我又干不了重活，没法出去打工，收入来源就断了。”

“大概四年前吧，我们村来了驻村第一书记，三十多岁。那天书记来我家，看到做豆腐的工具，问我，你会做豆腐？我说会，在场的人也说我做豆腐好吃。他让我第二天早上做个豆腐，黄豆钱他出。怕我不信，他走时又说，不是玩笑，是真的，如果好吃，想想办法，没准你能重操旧业，有一份稳定收入呢！”

我们正聊着，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。老赵大声招呼，走进屋，搬出一个泡沫箱子，里面装着十几袋豆浆，我伸手摸摸，还有点烫手。老赵拿一袋豆浆递给那位妇女，她接过豆浆，扫了箱子上贴着的收款码。老赵对我解释：“有些老主顾，喜欢喝豆浆，我也做一些。”

卖完豆浆，老赵接着跟我聊他出来做豆腐的故事：“书记走后那天晚上，我泡了六斤黄豆。第二天凌晨4点，我和妻子起来，磨豆子、熬豆汁、过包……忙完已经7点多了。书记带着两名村干部来了，一尝豆腐，都说好吃。又让我炖两块，吃了几口，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炖豆腐。”

“尝尝豆腐，书记问我，想不想走出去做豆腐、卖豆腐？我说想啊，能挣钱就行。书记掏出来一百元钱放在柜子上，说这是黄豆钱。走出去做豆腐的事让我等他消息。”

丁零零、丁零零，手机响了。老赵看看手机，说：“到了，该给饭店送豆腐去了。”此时，他妻子已把豆腐放在了车上。老赵骑上车，发动，驶入宽广大道……



图①：通往马峪村的路旁绿树成荫。

图②：劳动中的马三小。

图③：马三小在他种下的树林中。

图④：图③均为王保龙摄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